

周湘雲，《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臺北：國史館，2012年，x，232頁。

到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的人一定會被校園正門茂盛的椰子樹所吸引。而作者的研究亦是由老師在課堂上的一句話而啟發：「臺大的椰林大道是甚麼時候種的？」最初這只是一篇學期報告，及後成為作者的碩士論文，並且經過修訂後得以出版。由於此書是由碩士論文修訂而成，結構顯得有點單薄。全書共分為五章，再加上附錄，總頁數只有232頁，全書不足十萬字。但是一篇碩士論文能夠被出版成為專著，當然有其可取之處。此研究成功展示殖民者如何利用椰子樹把臺灣「熱帶化」和把都市景觀「現代化」。

第一章主要討論相關的文獻回顧、主要史料介紹、章節架構和探討的問題。作者的研究問題是為甚麼椰子樹在日本人心中成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熱帶景象圖騰？這樣的象徵是如何在日治時期被建構起來的？在第二章，作者從日本現代植物學的誕生，談到日本人如何把椰子樹的知識連結到現代植物學。作者指出日本植物學的出現象徵着日本傳統本草學的落幕。而日本現代植物學者亦開始到臺灣開展現代植物學研究。在日本人統治臺灣之前，當地已經有椰子樹，但是日本人通過建立苗圃和殖育場，以及發行鼓吹種植椰子樹的出版物，一個與熱帶地域觀念連結的椰子樹知識便被認知，讓椰子樹的印象更加鮮明，椰子樹才得以被「看見」。

作者在第三章指出，日本統治臺灣後，開始着手改變島上道路的景觀，希望在當地人為的空間展現近代文明風貌。作者集中討論日本人田代安定的行道樹（即在行人道兩旁種植的樹木）理論，論述田代安定選擇推廣在行人道兩旁大量種植椰子樹，是由於椰子樹被認定可以把臺灣塑造成為日本熱帶殖民地的國土形象。在第四章，作者通過日本人的臺灣遊記，論述臺灣的植物讓到訪的日本人有身處熱帶地區的印象。通過各種影片和照片，作者證明椰子樹在1930年代成為臺灣道路兩旁和建築物旁的普遍景觀樹木，並且因而成為曾到訪或未曾到訪臺灣的日本人對臺灣熱帶地區的想象。

在第五章，作者論述椰子樹能夠成為臺灣熱帶殖民地的象徵，並非直線和單純的對熱帶文化想象的結果，當中具有多重的互動。日本人在臺灣開啟熱帶植物的研究，反映日本人積極參與由西方所制定的知識體系的企圖。而日本人把椰子樹引進臺灣，亦是希望展現日本對臺灣殖民地「科學化」治理的成果。大量種植椰子樹不單可以讓日本人對臺灣產生熱帶國土的想象，提

醒到臺灣的日本人此地為日本的南方殖民地，椰子樹亦成為當地政府提升其「現代化」都市地位的裝飾品。

這書可喜的地方是通過一種植物，探討地方景觀變化背後的各種因素，論證植樹背後既含有將臺灣「熱帶化」，亦有使都市景觀「現代化」的企圖。而參與者不單懷着參與西方知識體制的意願，亦有展示日本帝國成就的目的。作者提醒我們，對於地方社會的景觀研究，須要注意背後的理論與思潮，當中涉及了知識、政治和外在大環境的因素，例如臺灣景觀的變化其實部份源於西方和東南亞，「日本帝國的想像是透過西方帝國之眼來完成的」（頁107）。作者亦讓我們注意到，研究景觀不但要明白景觀的外貌，還必須研究塑造這些景觀背後的人群。關注他們如何互動，他們的觀念又怎樣轉變？此書提醒我們，「人」才是景觀轉變的能動者（agency）。這些皆是近年方興未艾的景觀研究值得借鏡的地方。

此書錯誤或可以商榷的地方不少。首先最讓讀者感到困擾的是行文當中有不少日式或詰屈聱牙的文句，例如「行道樹」、「繁殖增生」、「初回規畫」（頁67）、「支那」（頁76）、「直接種植上新培育的熱帶樹種作為行道樹使用」（頁96）、「要特別把這個部份考量在進去」（頁101）、「心中不安的大石頭也跟着放下」（頁110）、「此種出自於一畫家對於樹木感性的情感愛護的關注抒發」（頁118）、「書中不乏椰子樹入鏡的照片」（頁127），這類句子在書中不勝枚舉。編輯工作其實是可以減少這些瑕疵的。

此書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觸及臺灣日治政府的角色。究竟種植椰子樹的政策由誰推動？是居於臺灣的日本植物學者，東京的日本政府，還是臺灣日治政府？沒有探討臺灣日治政府的角色，我們難以明確了解是哪一方面利用椰子樹來塑造臺灣成為日本熱帶殖民地的景觀。究竟臺灣政府官員和地方精英等被殖民者如何應對這種政策？他們對於地方景觀的改變又有怎樣的態度？被殖民者是被動的接受景觀的改變，還是積極參與新景觀的塑造過程？這些問題涉及了地方景觀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此外，書中指出推廣種植椰子樹的重要理論來自田代安定，但是，作者對於田代安定的生平、生活圈子以至活動皆沒有着墨。究竟田代安定在地方政府中有多大影響力？他是如何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植樹政策？他是否與某些組織有密切的連繫？這皆涉及以種植椰子樹來改變臺灣殖民地景觀的思潮是在怎樣的社會和政治情況下被推廣的。雖然作者談及椰子樹能夠抵禦風害的特點，令這種植物得到田代安定垂青，但是書中亦指出1911年強烈颱風吹襲臺北，對當地帶來重大破壞，是臺北實施革命性都市計劃的契機（頁90）。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3年完工的臺北主要道路並不是種植椰子樹（頁93-94），說明椰子樹在當時並未被廣泛種植。

再者，田代安定先後在1900年和1920年出版兩本著作，以鼓勵種植椰子樹，正正反映了在1920年代以前，在臺灣推行種植椰子樹的活動並不能稱得上成功。作者亦指出田代安定在1920年的著作中，毫不留情地批評日本管治臺灣已二十餘年，但是在行人道兩旁植樹的發展仍相當幼稚（頁74）。但是，作者在第四章充份證明在1930年代的臺灣，隨處可見椰子樹。這帶出一個重要的問題：1920年代，臺灣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發生怎樣的改變，以致在1930年代，臺灣各地普遍種植椰子樹，使椰子樹成為日本人注視和描述的焦點？這十年間各方面的轉變應該是該書的關鍵，可惜作者對此並沒有深入探討。

讀畢此書，作者不禁問，為甚麼本身亦曾是殖民地的香港，並沒有出現像臺灣類似的情況？在香港十分普遍的鳳凰木（俗稱影樹，學名為 *Delonix regia*），原產地是非洲馬達加斯加，是由英國人引進的植物，然而鳳凰木並沒有改變殖民地時期人們對香港的印象。我們不難發現，殖民地時期最受注目的，仍是具有本土「血脈」的榕樹。在外人描繪香港地方景觀的圖畫中，時常看到的是榕樹而不是鳳凰木。到了今天，香港人仍不時為了道路兩旁的榕樹受人為破壞或天然蟲害，而指責政府對樹木保育不足。另一方面，即使是香港市花洋紫荊，也從來沒有像臺灣的椰子樹般，成為塑造香港景觀的植物。當中顯示了英國殖民政府怎樣的管治理念？這是此書帶給本人的一點啟發。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鄭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2013年，433頁。

《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一書旨在重新評價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在中國抗戰期間，香港仍為英國殖民地，而現時英國殖民地部有關香港的檔案（CO129）已有足夠資料證明大量外國援華物資在1937至1938年間經由香港進入內地。在形勢不利下，日本政府對此曾多次向英國作出交